

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四国汉语教育比较

 10.24412/2181-1784-2021-1-111-120

PhD, Mirzaakhmedova Dilsora

中央民族大学乌兹别克语外教

***Annotation:** Uzbekistan,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and Turkmenistan belong to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The simi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made countries show some similarities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that i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 The main role of the main national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in the language planning,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plans for Russian and othe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re also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s,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s of Uzbekistan and the other four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also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is thesis studies Chinese education in Uzbekistan and the other four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Key words:** Keywords: Chinese teaching in Uzbekistan, Chinese teaching in Central Asia*

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同属中亚地区，中亚五国相似的历史经历使得各国在语言规划与外语教育规划方面呈现出一些相同点，即中亚各国都十分重视本国主体民族语言在语言规划中的主体地位，但是由于中亚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各国对于俄语以及其他外语教育的规划也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外语教育规划作用下，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四国的汉语教育体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论文研究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四国汉语教育。

一、中亚五国外语教育政策比较

中亚五国语言政策最大的特点是过于政治化，提高或降低语言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强调象征性，而忽视实用性¹。中亚五国实行促进多语言发展的战略，原则上实行平等、宽容的多语政策。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外部社会环境一

¹ 张宏莉. 中亚国家语言政策及其发展走向分析[J]. 新疆社会科学, 2015(02):72-79+161.

直处于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动态调整过程中，外语教育能反映一个国家如何确定自己在全球新秩序中的位置、外交政策的导向，以及对世界范围内的市场融合形势做出的判断，对于个体来说，外语教育关系到公民能力的提高，与个人发展的机遇紧密相连。中亚五国在加强其主体民族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俄语、英语、汉语等外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本民族语言之外中亚各国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桥梁。中亚五国外语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各国首都或较大城市，其他地区多为补充。外语的发展对其母语国的支持依赖度较高，同时对于外语尤其是汉语的发展大多没有明确的语言规划²。

1. 中亚五国语言立法中的外语政策

外语教育政策关乎一个国家的外语教育走向,关系着一国公民的外语素养、国家经济发展等重大内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国际环境等一系列的政策环境因素总是在广泛地影响着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外语教育政策³。

表 1：中亚五国《教育法》中的外语政策

国家	立法	时间	内容
乌兹别克斯坦	《教育法》	1997.08.29 2020.05.19	未提及外语相关内容
哈萨克斯坦	《教育法》	2007.07.27 2011.10.24 2020.07.07	所有教育组织都应保证国语哈萨克语的学习，并且按照国家规定有关教育水平的强制性标准学习俄语和一种外语。
吉尔吉斯共和国	《教育法》	2003.04.30	国家应为每个公民提供从学前教育到普通基础教育阶段学习国家语言、官方语言和一种国际语言的条件。
塔吉克斯坦	《教育法》	2013.07.22	所有教育机构都要保证外语的学习，其中包括俄语和英语，以此作为学习人类科学文化遗产、科学成就和现代技术的一种手段。

² 林勤.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亚地区汉语语言政策研究[J]. 文化产业, 2018(23):28-30.

³ 张沉香. 东西方外语教育政策的殊途同归[J]. 教学与管理. 2012, (12).

土库曼斯坦	《教育法》	1993.10.01 2007.02.15 2013.05.04	国家鼓励土库曼斯坦公民在各类教育机构中学习外语，外语作为必修科目列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课程大纲之中。
-------	-------	--	--

中亚五国《教育法》中均涉及到了教学语言，除乌兹别克斯坦外其他四国均对外语的学习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将外语作为必修科目，体现了外语在两国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为外语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条件。乌兹别克斯坦的《教育法》中并未提及外语相关内容，外语政策体现在不同阶段颁布的相关文件之中，如《乌兹别克斯坦中小学学校教育发展纲要》（2006）、《关于进一步完善外语教育的相关措施》（2012）等，明确提出了对外语教育的要求。

2. 英语在中亚五国外语教育规划中的重要地位

中亚五国外语发展整体表现出分布不均衡的特点，有些语种起步较早，发展稳定，如英语、法语和德语；有些语种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如汉语、日语等东方语言。中亚五国的外语教育主要以英语教育为主，其他外语有所侧重地分部在各大教育机构。各国的英语教育普及度高，并稳定持续发展，学习人数逐年增长。乌兹别克斯坦从 2013 年开始实行新的外语教学纲要，规定从一年级开始学习英语，所有教师必须按要求上英语课，并且为加快英语普及，要求所有学科的课堂教学都从“Welcome children”的问候语开始，力图将英语发展为族际交际语⁴。2015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见妇女代表时表示：英语学习应该从一年级开始，11—12 年级所有课程应该用英语开设。在 2011—2020 年国家语言发展项目当中，甚至已经提出了建立哈萨克语、俄语和英语“三驾马车”的长期目标，致力于培养一定数量的三语人口⁵。吉尔吉斯斯坦的英语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除了掌握国语和俄语外，英语是吉尔吉斯人外语学习的首选，从幼儿园到中学、大学，英语始终是学校的必修课程，英语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广泛⁶。塔吉克斯坦 2003 年通过并执行的国家语言方案中提出了关于提高英语学习的要求。2013 年 2 月，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提出：“如果没有对英语和俄语进行深入地学习，国家将会被孤立。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被翻译成英语，若我们想要了解和掌握那些设备和技术，学

⁴ 魏梓秋, 黄思宇. 中亚国家的多语政策及其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影响[J]. 欧亚人文研究, 2020(01):19-26.

⁵ 董天美. 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选择及评价[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9(05):109-122+157-158.

⁶ 马磊, 薛慧. 吉尔吉斯斯坦高校外语教育探析[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4(04): 66-74.

习英语是十分必要的。”早在 1993 年 5 月 3 日,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宣布的“新教育政策”中就规定土库曼斯坦自学前教育机构至高等院校均需教授英语课程。2013 年 10 月 23 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土库曼斯坦长老理事会上指出:土库曼斯坦青年 12 年普通学校毕业之前应该掌握土库曼语、英语和俄语三种语言,目前土库曼斯坦已基本实现英语的普及⁷。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多元务实的外交政策,英语在中亚五国始终保持着绝对优势的地位。

二、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育较中亚其他四国的优势

1. 汉语教育历史较其他四国悠久

在丝绸之路上的中亚五国,乌兹别克斯坦是最早开始汉语教学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教育起源于塔什干国立大学的前身土耳其斯坦东方学院。该学院由著名语言学家、汉学家 И.А. Киссен 和 У.М. Маматохунов 于 1918 年建立,1924 年并入塔什干国立大学东方学系,1930 年,该系停止教学,1944 年再次恢复教学,1951 年恢复了汉语教学⁸。

塔什干第 59 中学自 1957 年起开设汉语课程,是中亚地区最早开展汉语教学的普通教育机构,发展到现在已有 60 多年的汉语教学历史,被称为中亚地区的汉语摇篮,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了大批汉语人才,为中乌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80 年代末,中亚其他四国相继开展了汉语教学,1989 年哈萨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首次开设汉语课程⁹;1991 年吉国国立民族大学开设了作为第二外语的汉语课¹⁰;土库曼斯坦的汉语教学始于 1994 年,土库曼斯坦阿扎季世界语言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最早开设了汉语言专业;1997 年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塔吉克斯拉夫大学最早开设了汉语课程¹¹。从汉语教育的历史来看,乌兹别克斯坦远远早于其他四国几十年时间,成为中亚地区汉语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作为中亚各国民众学习汉语言文化和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孔子学院在中亚五国汉语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孔子学院是全球第一所签约孔子学院,也是中亚地区第一所孔子学院,于 2005 年 5 月正式成

⁷ 李敬欢,李睿.浅谈土库曼斯坦的英语推广对汉语推广的启示[J].民族教育研究,2016,27(03):139-144.

⁸ <https://ogahiy.tsuos.uz/ru/xitoy-filologiyasi-kafedras/>

⁹ 杨绪明,萨吾列.哈萨克斯坦汉语教学状况及建议[J].北部湾大学学报,2020,35(05):58-64+94.

¹⁰

塔斯马马托娃·玛依拉姆.吉尔吉斯斯坦的汉语教育:问题思考与中方支持[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8,34(06):6-9+13.

¹¹ 李雅,郑通涛.塔吉克斯坦汉语教学与传播的历史思考与未来机遇[J].海外华文教育,2019(01):14-20.

立，在中亚地区孔子学院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随后，中亚其他国家相继建立孔子学院，截至目前，中亚地区共建立了 13 所孔子学院（哈萨克斯坦 5 所，吉尔吉斯斯坦 4 所，乌兹别克斯坦 2 所，塔吉克斯坦 2 所）和 24 个孔子课堂（吉尔吉斯斯坦 22 个，哈萨克斯坦 1 个，塔吉克斯坦 1 个）。

2. 汉语教育层次较其他四国齐全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国民教育体系内汉语教学自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全面覆盖的国家，也是中亚五国开展汉语早期教育最早的国家。塔什干 506 幼儿园是中亚五国首个开设汉语课程的学前教育机构，也是中亚五国唯一一个开设汉语课程的公立幼儿园。该幼儿园建立于 1998 年，凭借独特的汉语教学能力受到乌兹别克斯坦很多家长和儿童的欢迎。乌兹别克斯坦基础教育阶段的汉语教育自小学二年级开始，高等教育各阶段汉语教育全覆盖，形成了自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完整的汉语教育体系。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设立汉学方向博士点，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汉语高端人才的主要阵地。

三、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育较中亚其他四国的不足

1. 汉语教育支持力度不如其他四国

中亚五国是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是东进西出和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自古与中国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文交流合作是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言则是人文交流的载体和工具。2014 年之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亚各国的汉语学习需求不断增长。随着汉语“经济价值”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家长希望能够让孩子从小就学习汉语，汉语需求的增大推动了中亚五国汉语教育的发展。中亚五国的汉语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对汉语教育的支持力度上存在明显差异。

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是较为重视汉语教育的两个国家，并且十分重视中小学阶段的汉语教育。哈萨克斯坦首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学习外语是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我们（哈萨克斯坦人）来说，汉语尤为重要。在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中，对华贸易额为 20%。学习汉语能给予我们跟 14 亿人进行交流的机会。”¹²2018 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明确提出哈萨克斯坦的中学应该重视汉语教育，并且从 2018 年开始，哈萨克斯坦的学校联盟组织“纳扎尔巴耶夫知识学校”已经明确将汉语教育纳入到其中小学阶段的第

¹² 杨绪明, 萨吾列. 哈萨克斯坦汉语教学状况及建议[J]. 北部湾大学学报, 2020, 35(05):58-64+94.

二外语课程之中。据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公布的有关教育发展规划，吉尔吉斯斯坦将大力发展外语教育，并在 2030 年前将汉语列入中学课程¹³。吉尔吉斯斯坦是目前中亚五国中拥有孔子课堂数量最多的国家，与其他四国不同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拥有 22 家孔子课堂和 4 家孔子学院，针对中学生所开设的孔子课堂数量要远远超高孔子学院的数量。可以说，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重视下，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中小学阶段的汉语教育资源要比其他三个国家更为充裕。

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2015 年 9 月 18 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内阁会议上指出，要提高外语教学，将在部分高校开设汉语课程，小学五年级开始学习汉语¹⁴，并建议制定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习汉语的教学方法，并在短时间内付诸实施。在土库曼斯坦政府的支持下，近年来土库曼斯坦汉语教育发展迅速，多所高等院校开设汉语课程，中小学自 2016 年起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屡创新高，已达 3000 余人¹⁵。塔吉克斯坦政府并没有通过强制性的政治制度来推行一些汉语语言政策，而是随着汉语在国内社会引起一定的影响，并且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语言和文化政策。因此，相对宽松的语言政策环境，也为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¹⁶，使塔吉克斯坦的汉语教育在短短 20 几年的时间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1 世纪后，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将国家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方面，而外语政策作为国家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也势必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与其外语教育方向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从而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外语教育政策。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70 多年，独立后，在政治上与俄罗斯疏远了一段时间，但又再次接近。即使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在政治上也同样亲近俄罗斯，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感受到其影响，因此，在外语教育政策中，重点是俄语和英语。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是中亚五国中最早开设汉语课程的国家，但对汉语教育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目前开设汉语课程的教学机构数量仍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首都塔什干，汉语教育尚未纳入到其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¹³ 何洪霞. 吉尔吉斯斯坦语言政策及汉语在吉传播之路径[J].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 18(05): 48-53.

¹⁴ 李敬欢, 李睿. 浅谈土库曼斯坦的英语推广对汉语推广的启示[J]. 民族教育研究, 2016, 27(03): 139-144.

¹⁵ 土库曼斯坦阿扎季世界语言学院举办“汉语周”活动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822070834352463&wfr=spider&for=pc>

¹⁶ 尤丽娅 (Murodova Yuliya). 塔吉克斯坦汉语教学现状及问题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 2019.

因此，政府对汉语教育支持力度的不足，也是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而这与乌兹别克斯坦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对外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虽然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独立之后为了加强乌兹别克语作为国语的地位，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去俄罗斯化”，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在乌兹别克斯坦仍然有着较大的生存空间和学习需求。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作为独联体国家，自 2000 年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与其他的独联体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外语教育规划而言，对俄语的投入是有着较大的现实作用的。另一方面，自独立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希望能够尽快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从而实现其国际地位的提升，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早期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援助和投资的国家主要是以欧美国家为主，这就使得乌兹别克斯坦有着加大英语教育投入的切实需求。而相比之下，虽然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初，中国就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相关的经贸合作协议，但是中乌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深入合作则是从 2014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汉语热”也就是从这一时期才逐渐在乌兹别克斯坦兴起，因此使得政府对汉语教育的资源投入相对有限。

2. 汉语教育规模相对较小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汉语课程开设最早且体系最全的国家，塔什干 506 幼儿园（1998 年）、59 中（1957 年）、东方学院附属高中（1998 年）、Almazar 高中（1999 年）、国立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2012 年）、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1997 年）、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2008 年）、乌兹别克斯坦世界语言大学（1992 年）、乌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1989 年）开设了汉语课程。此外，塔什干孔子学院（2005 年）、撒马尔罕孔子学院（2014 年）、中国民族文化中心（20 世纪 90 年代）和东干文化中心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乌兹别克斯坦自主开设汉语教学体系最为完备，开设汉语教学最早且低龄化特征显著，但从开设汉语课程的教学机构数量上来看，远远不及中亚其他四国。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开设汉语课程的教学机构最多的国家，且学习者人数最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 7 州 2 市中，除了位于边疆的巴特肯州和塔拉斯州以外，其他 5 州 2 市的大部分公立学校都开设了汉语课程¹⁷。早在 2012 年，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的部长就在比什凯克中国文化中心成立大会

¹⁷ 项阳 (Toktonazarova Nurzada). 吉尔吉斯斯坦中小学汉语教学现状调查研究[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

上披露，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学习汉语的大、中、小学生已达到 4 万人¹⁸，仅在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吉中系学习汉语的学生就达 700 名，全国 65 家社会培训机构教授汉语课程，其中首都 37 家。吉尔吉斯斯坦汉语教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其汉语教学的规模在中亚地区居于前列。

哈萨克斯坦教育基础较好，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教育改革力度加大，为汉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哈萨克斯坦在中亚五国中，本土师资汉语水平最高，因此，汉语教育层次相对较高。哈萨克斯坦 127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大部分高校都设有中文相关专业，包括最早开设汉语课程的哈萨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在内，哈萨克斯坦已有 20 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学历教育课程，20000 人在学习汉语¹⁹，汉语学习者人数快速增加，成为汉语教学质量最好，教学规模较大的中亚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在汉语教育历史、教学质量上优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但在汉语教育规模，尤其是开设汉语课程的高等教育机构比例与两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乌兹别克斯坦共有高等教育机构 119 所，开设中文专业或课程的高校仅 4 所，占比 3.36%。土库曼斯坦现有高等教育机构 24 所，其中三所高校开设了汉语专业，多所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仅开设汉语专业的高校占高校总数的 12.5%。塔吉克斯坦共有高等教育机构 35 所²⁰，12 所高校教授汉语，占比 34.2%，远高于乌兹别克斯坦。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政府的外语教育规划有关。虽然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汉语课程开设最早且体系最全的国家。但是目前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大多是在苏联时期为了培养专门的汉语人才所设立的学校。也就是说，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汉语教育是苏联时期外语教育规划的一种延续。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由于外语教育规划中汉语教育规划的地位较为有限，因此对这些学校的汉语教育资源投入也较为有限，由此产生了师资力量薄弱，汉语教学研究相对滞后、学生人数少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相比，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规划从政治导向到经济导向的转变并不是十分迅速，社会上学习汉语的热潮也是近几年来出现，并且主要集中在的一些大的城市，由于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教育规模相对较小。

¹⁸ 郑婕. 吉尔吉斯斯坦汉语教育现状及对策[J]. 民族教育研究, 2017, 28(03): 86-94.

¹⁹ 杨绪明, 萨吾列. 哈萨克斯坦汉语教学状况及建议[J]. 北部湾大学学报, 2020, 35(05): 58-64+94.

²⁰ Список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 это... <https://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1870164>

中亚五国的外语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这些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汉语教育的发展。而从汉语教育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历程来看，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汉语教育历史比其他四国更长，教育体系也比中亚其他四国完善，但在国家支持力度，汉语教学机构数量和学习人数等方面与其他四国仍有一定差距。

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教学事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经验最近几年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也在随之提高。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之间不仅经贸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其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在不断加深。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为乌中之间全面开展各项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这就对专业的乌兹别克斯坦汉语人才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需要乌兹别克斯坦加强汉语教学事业的开展力度，尽快为乌中之间的全面合作输送更多的优秀汉语人才。

1. AMANOV, K. (2015). THE MATTER OF DIVIDING AGES IN HISTORY OF TURKIC OFFICIAL METHOD. *Turkish Studies (Elektronik)*, 10(12), 57-68.
2. Ashiralievich, V. A., & Vasilovna, M. K. (2020). The interactive means of learning oriental languages. *Asian Journal of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AJMR)*, 9(3), 78-86.
3. Gosmanovna Ibatullina, D., Rafisovna Alikberova, A., & Abdullayevna Nasirova, S. (2019). Modern Linguistic Trends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 10(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Linguistics Issues (ALI 2019) July 19-20, 2019, Saint Petersburg, Russia), 500-505.
4. Hulkar, M. (2019). INTERACTIVE METHODS OF PEDAGOGICAL PROGRAMS IN TRAINING Oriental Languages. *Uzbekista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2), 146-155.
5. Khalmurzaeva, N. T. (2019). СПОСОБЫ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ВЕРБАЛЬНЫХ ФОРМ КАТЕГОРИИ ВЕЖЛИВОСТИ В ЯПОНСКОМ ЯЗЫКЕ. *Theoretical & Applied Science*, (12), 27-33.
6. Mirzaxmedova, H. (2020). TERMS MADE FROM THE ORIGINAL IRANIAN VOCABULARY IN PERSIAN. *Philology Matters*, 2020(1), 137-145.

7. Nadira, K. (2017). The problem in translation from Japanese to Uzbek in the novel "A Wild Sheep Chase"-Focusing on Politeness. *Literary Imagination*, 19(3), 760-771.
8. Nasirova, S. A., Hashimova, S. A., & Rikhsieva, G. S. (2021).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O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ERMINOLOGY.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ocial Studies*, 2(04), 10-17.
9. Мирзахмедова, Х. В. (2014).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терминов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персид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естник Челяб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4 (343)).
10. Насирова, С. А. (2019).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Китае: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In *Китай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синология* (pp. 384-387).
11. Омонов, К. Ш. (2015). Типы дел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истории старотюрк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Paradigmata poznani*, (3), 71-74.
12. Рихсиева, Г. Ш. (2014). ОЛИЙ ТАЪЛИМ МУАССАСАЛАРИ РЕЙТИНГИ–СИФАТ ВА ТАРАҚҚИЁТ ОМИЛИ. *Oliy ta'lim taraqqiyoti istiqbollari= Perspectiv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То 'plam № 2/та'sul muharrir МА Rahmatullayev.–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Vita Color T.: 2014.–161 b., 29.*
13. Хашимова, С. (2020). НЕКОТОРЫ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УДВОЕНИЯ В ЯПОНСКОМ ЯЗЫКЕ. In *Страны. Языки. Культура* (pp. 334-338).